槐野先生存笥稿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五

左輔王維楨著　館甥渭上南師仲編

序一十二首

序

贈南京禮部尚書端溪王公入賀　聖壽序

自楨侍今　天子且二十年矣益習見諸方之臣趨賀　聖壽者焉每歲八月當其　誕節至於是從東南來者以舟從西北來者以車至則千旌雲擁帆檣

鏘文煌煌乎集于都門之外及 賀之日內廷之臣入諸方之臣以次入而又有蠻夷之君長陳方物効貢贄者綴立于諸臣後爲班定則咸稽首拜舞如禮連呼 萬歲者三聲殷殷起于楯陛之間徹于雲漢之上此其中禮文曲折楨不能具而悉然大槩若此矣今禮部尚書王先生自南京往也固循舊章脩恒敬耳至語 萬壽則 主上自爲之矣南京戶部侍郎有陳先生者故嘗與王先生爲寮王先生有大德陳先生過楨索楨言贈王先生聞楨言若此乃輒前而問曰子謂 主上之自爲壽有說乎楨應曰有之

方今四海之內萬事之紀可謂稱極治矣乃　主上愈益眘益內定其神而外理其凡雖堯舜之兢業奚加焉京師者合五方之人以爲聚其困于疾至可痛也則濟之醫藥狂人坐無知抵法者屢恒原而赦之雖黃帝之仁大禹之慈奚加焉然黃帝之年數千歲堯舜咸過百歲禹百歲咸稱悠久此數聖人者徒各具一德猶然壽命若斯今　主上兼之矣推數循理觀之卽萬年不啻也故曰　主上萬壽自爲之矣陳先生蕭然改容舉手而贊曰然哉然哉已又曰余聞　主上謁款天帝脩禮百神益皆敬謹之甚今茲　萬

壽則天帝百神固有祐乎楨應曰有之夫旣數見珍符矣往年外郡獻白鹿頃年內苑醮辰有鶴百群翔舞于壇上夫白鹿者百祿也鶴羽族最壽者也其告之矣於是陳先生乃歎之曰今玆　萬壽　主上自爲之天帝百神又祐之吾屬諸臣誠蹮蹮忭蹈然竟莫之禆徒令王先生以舊章往耳楨應曰誠欲禆有之惟諸臣加之意焉且壽之義有三夫壽者厚也言人君施德累仁厚自培植其年綿綿而未已也又壽者受也言天帝百神儲祉降休人君受之至壽考也斯二義者楨前所謂者是矣又壽者奏也言人臣各

遵其職効其業以奏功于君前君用是以弗勞遂乃
益筭進曆迄無窮也楨今所謂諸臣宜加之意者也
今夫執事之臣衆楨卒說不能具即如陳先生乃司
計之臣也王先生乃秉禮之臣也自二先生在事何
嘗一日不槩于中何嘗一物不隸于理若是則　主
上奚勞焉令諸執事之臣皆二先生若皆不以勞其
主上是即所謂禪　萬壽也而安云末之禪乎獨楨
列在詞臣主在奉筆劄之後不能為公家効咫尺之
勲藏秋毫之憂乃今徒以其名附王先生往亦循舊
章脩恒敬耳則固有慄慄之懷焉則固有慄慄之懷

焉

贈南京禮部尚書端溪先生考績序

禮部尚書端溪先生者開州人也姓王氏初嘉靖壬子之冬而楨以守南京翰林來也于時六卿之長則見有五人焉五人者兵部則桂林屠公吏部則徽州潘公禮部則開州王公刑部則長興顧公工部則洛陽孫公此五人者要其行能雖殊異然志意皆質直不遷于流俗不沒于藻繢則楨有慨慕之懷焉明年癸丑春而潘公以秩滿赴　闕下考楨遂贈之詞稱潘公社稷器非米鹽之能諳公見者皆然之於是楨

因而徧請諸公以滿期言禎職在紀述當盡爲諸公書之乃屠公則旣已考矣唯王公則今歲七月顧公十月孫公十一月禎得之則輒前而賀公曰今而諸公位皆在尚書非輕眇矣比旣滿考皆得贈及三世廕其子　朝廷之所以遇大臣者益甚厚矣諸公其幸而孰圖之哉居無何而屠公坐有念疏歸許之乃禎歎息者久之以爲其鴆鵲舉也橫絕四海而莫之能羈也夫宦寓物也旣歸其主則耳目手足卷爲已有矣自屠公告而去兵部不補而以工部孫公攝其事俄而海上之警至孫公聞乃即念江海通流若卒

至奈何則日夜畫計守南京寇諜者見南京之戒備預兵威設寇遂不來楨乃造孫公賀曰今日之政微公銳身爲圖則誰肯然者公卽欲效屠公鴻鵠舉弗可得也頃之七月而王公滿期至潘公前爲吏部尚書告滿乃改爲兵部尚書適而來孫公歸兵部印其寇仍留海上王公于寇雖非其職事然甚憂之諸在南京臺省之長貳凡若干人咸罷讌遊避穀樂俟寇之定於是王公且行而赴考也以書止諸執事令毋解禁息憂國之心諸執事既以不能觴王公乃投簡于楨屬之曰夫別者情多故觴之令醉醉而令忘之

也送者義重故詞之令宣宣而令播之也于其詞之
而以送王公於是禎乃逡巡低回喟然而歎曰夫今
天下風俗蓋靡靡而敝矣本之雕巧者勝藻飾者多
也幸而有王公者在焉吾猶其見古人也王公之爲
人也其志潔故其履芳其情朴故其德厚魯國之處
子未爲修漢廷之周勃未爲重也平生幽默而闇躁
焉然語及當世之故矯僞之行則輒矍然而顧蹶然
而起即若賁育按劒振振乎無敵于前也語曰白璧
不雕明珠不飾王公其近之矣夫流而不可還者風
也成而不可變者俗也即欲變之令還期不失先民

之舊則王公者固宜尊顯之哉

賀栁州太守小江毛君序

栁州太守小江毛君者故禮部尚書三江毛公之元孫也三江毛公居禮部時當今 上卽位之初歲有詔下廷臣議所爲 尊崇大典未定固將擬秦漢以來諸儒之謬而祖其意于唐虞三代之上蓋義起云毛公前與諸臣議弗合乃疏歸久之議旣定所與共定者咸至大官進公孤之任焉向令毛公且勿去立須之而擇其是將必至三公然毛公不少須也由此言之彼三公位尊重矣乃不能奪毛公之執何其介

哉當是時小江君方童少不甚詳其事然獨記毛公所善關中人幸菴彭公往來之跡余入南都爲余道之歷歷焉彭公時爲兵部尚書其爲人剛方不能濡忍見邪僻之人顧獨數過毛公家毎過未嘗不移日也其所論悉邦家大計至不當意所則輒大呼恚忿焉左右皆廢語曰藍桂同味投在一器則二公謂矣小江君之父曰浣亭君浣亭君嘗爲思州太守在思州數歲徒以東方之地圖樂物歸無他裝客或詫而問焉浣亭君謂之曰夫先大夫官尚書非耿小矣歸之日宅不西益畞不東拓予其敢沒世俗之好而遺

先大夫之辱乎矧又有嚴訓在也嗟乎豈嚴之王產
無弗良丹穴之雛毛無弗異以余觀小江君口刺刺
誦其先世事若荆客談其所藏璞以為珎卒之善郴
州何疑乎初小江君得郴州也其里中士見官在南
都者總之十許人期相約而造小江君賀小江君辭
謝曰不敢也自吾大父以射策魁天下又列在六卿
長大榮矣然大父每一拜　命輒惕然懼不為喜諸
君獨奈何賀郴州邪其謹畏不矜若此夫小江君太
倉人也今太倉世家有二氏焉其一毛氏其一王氏
者今詹事主簿王君振菴之家也主簿之祖曰司馬

公司馬公之子曰都憲公都憲公之子曰刑部君主簿者都憲公之從子刑部君之從兄也毛氏王氏其先皆同德好脩其子孫皆化之稱賢故吳中人指數衣冠世德之家必推二氏焉下之夫吳自季札讓國以來幾千餘歲其故風蓋漸漸絕矣而二氏獨能廉不徇世利自機雲兄弟一唱之後文士嗣興焉甚衆然皆散出異族遞起遞伏固未有奕葉亘秀者也而二氏世文詞不見有一人陋可不謂難哉二氏之諸君咸相紹而締交于余余關中人與宰菴彭公同鄉里余謝彭公以爲弗如不識諸君安所采于余獨推

數甚余愧之焉

贈別駕梁君之延平序

今南都諸省皆稱閒曹而翰林尤甚余以守翰林來且半歲過矣則竟日第塊處乃漫取莊生籍讀之及至論海鵬扶摶事則輒撫卷歎息焉夫鵬之上摶也乃至九萬里高遠矣是鵬之能也然非藉扶搖力則徒屈伏海澨耳卽不能極高遠至九萬里也鵬徒伏海澨不動斯與凡鱗常羽殊乎由是觀之客游南都乃往往苦之者非薄之也彼固有所抑也翰林孔目有梁君者廣東人也爲人沈毅瑋瑰有橫馳四方之

志乃亦羈在此余苦鬧甚則恒要梁君過與談焉梁君謂余典文詞請所爲詞何從余慨然謂之曰今吾方厭是而君顧歆豔之耶揚雄有言壯夫不爲蓋其技雕蟲能令完璧殘巨木腐雄旣老始悔之所貴君子者固在棟明堂充珪璋之用耳誠無事雕蟲爲也吾方厭是而君顧歆豔之耶於是梁君默然一日梁君復過談其鄉珠璣翡翠土人泅池而採不恤沒頂歷木而求不憚嵐煙若是其險艱也余爲之惻焉夫珠璣處于淵翡翠巢于林斯二物者去人世邈矣乃二工必得之固謂其珍異絕非庸庸也賢者投于遐

僻而不用即珠璣翡翠弗若之矣居有頃而海上之盜興梁君請余今策且安出弭之余笑而詰梁君曰往君慕詞而請爲之今盜興能以一詩退乎夫天下有卒然之變而未有卒然之功有卒然之功者蓄謀嘗前定物嘗素辨者也夫鵬伏于海而羽翮已具至乘扶搖則橫焉今諸公在事謂江南爲極樂國無慮乃不講于批擣之術譫卒傳則失之余弄筆劄人也奈何越他人職而言干戈事乎久之梁君擢延平府通判檄至余過梁君賀焉夫珠璣貴而蕭費躁翡翠盛而貞姬惑乃自古歎之矣何者物充而欲不可止

也君子之黷貨者亦若是耳梁君苦一物之見求其不以自餓其躬明矣乃余以曹署故既已賀復此送之云於是梁君避席再拜而謝曰産在東南隅足跡未嘗踏四方不知關西先生之論諤諤如此兹往固鞭驅前矣顧獨無奈别先生何念先生寂寂守孤邸耳梁君既去有華亭何君者代其職未至至則余有與談者不寂寂也

贈焦大夫奏功拜　恩序

昔焦大夫奏功于　朝之時余實親睹其事云焦大夫蓋挾牘來也牘約之蓋數十極一人力僅勝之牘

所具咸大夫守平定勞勩事其目者有三一曰平定
之民嘗飢矣太守令民不流殍戶口如故二曰太守
政平而令肅民重爲邪無盜他盜亦不入其境三曰
州俗黠而好訟日受牒至百而未已往吏甚厭苦之
焦太守居三年訟止吏部閱牘大異之上其事于
天子天子詔有司問太守治平定何以令民飢年不
困盜賊銷亡爭訟衰止也太守伏地叩頭謝曰此非
臣之能也盡 陛下神靈威惠之所及也臣何力之
有焉於是 天子嘉其賢有讓乃加太守爲奉直大
夫太守父曰通判公贈奉直大夫母曰某贈安人其

配其封安人令太史各制詞予之焦大夫乃郎趨闕下受　制叩頭謝而且歸趙保州者焦大夫之姻也當其時爲刑部郎中余爲翰林修撰與焦大夫故同計偕乃相期約造館下稱賀焦大夫顴歔欷逡巡而言曰僕先子所以教僕者備矣乃今藉　天子之休命得以報然泉室幽杳白日不照僕誠甚痛之已又曰僕有箕箒妻性不好華而善操家政以故僕一意治官徼回視之憂今之封足酬之矣余聞其語則大息歎焉以爲君子者出而服職受事顯轂名于當世垂光烈于無窮此非獨已能也亦必有父母之教

室家之助焉今夫百尋之木可謂材矣而雨露澤之而柯葉芘之久而彌大此匠石之所爲顧也君子而得父母聖室家宜者亦因其遇哉刑部君請余次第其說書之卷贈焦大夫其時會焦大夫遷二武昌第卒卒辭別罷之旣三歲余遷守留院刑部君亦出補保州保州以書抵余責負故爲激詞求應其詞曰彼焦君所獲固弗若大臣崇陛華峻上逮三世下庇重葉煌煌燭燭震炫時人之耳目者然均之荷 天子寵也焉得弗記往子有成言竟不肯次第書即誠謂輕邪如 君恩何余旣已次第陳言報保州因復之

書曰夫君言大臣沾榮上逮三世下庇裔葉者以爲奇絶夫奇寶不償絶德不報斯固大臣之所以爲難也雖然豈可以不務勉哉古亦有言精衛填海女媧補天夫海不可平天本非缺此人人所明也然今昔稱焉非謂其果能也美其殫竭心力耳以勸忠也

贈少司徒芹山先生告滿序

少司徒芹山先生者故嘗以彊學能文著名海内乃今領度支筭緡錢主軍國之需背所習矣乃先生固能之先生既得遷南京戸部時會大司徒缺而先生掌其事以爲古者稱劾賦于京師命之曰灌輸以言

緜緜繼繼如水之流未有絶也於是移檄諸道令各以歲賦入而責治粟之吏甚劇諸道得檄讀其文肅然敬憚之旣半歲賦皆至如期唯恐後今南京倉廩穀粟充溢露積于外　御府諸藏皆滿稱富國焉皆先生之勞之所致也先生之言曰小人之道猶染也染于青則青染于黃則黃君子之道猶龍也上下風雲逐時而數變是故先生嘗柄文教矣士隨造即化嘗爲奉常矣禮樂因而明嘗鎩羽而沈于末位未始以爲戚也乃今矯翼而列于大僚未始以爲訢也於是縉紳大夫之徒咸翕然一口稱先生以爲先生猶

龍也既先生掌戶部一年餘會倭因侵暴海上橫甚
當是時工部有洛陽孫先生者攝兵部事乃躬自選
卒將發而禦倭而按尺籍半虛見卒率疲弱不任干
戈孫先生憤苦之乃以白芹山先生卒空饕太倉粟
請圖之芹山先生方纖纖務節縮聞孫先生言乃遂
上書曰臣聞養猫所以捕鼠而不捕之猫弗養焉畜
犬所以吠盜而不吠之犬弗畜焉今南京官卒歲食
太倉數百萬石之奉乃一旦有急能從軍者不滿十
之三四其不能者頗居其六七是居此六七中者固
不捕之猫不吠之犬也焉用食乎臣願于其六七中

汰其最甚者更募壯士以令省眾奉之此管子所謂開塞通變國以不乏者也臣嘗問倉曹眾所支菫菫可數年之資耳然其間又且有水旱之虞戎馬之贍皆不領于常費臣切爲憂焉夫　國家有萬年之圖臣願効萬年之慮要其道惟在罷冗散之役絀浮淫之蠹而已彼請益賦者朘民之肉索山海者誨民之盜賣爵則名號濫贖辠則刑律弛臣以爲非久遠計且害治故弗言先生書奏益四事其他三事不具悉然皆其蠹財者書下南京九卿及諸司集議之時史楨不在議中久之史楨造先生所謂曰亦嘗有以奏

越人之决疽聞于先生者乎夫秦越人之决疽也不令疽人見刀匕煦煦然以手拊其背卒而一痛輒已之今先生言汰去蠹財者則決疽之類也夫計未發而令蠹者知之則多懼已發而令蠹者備之則多沮故昔之豪傑柄事恒弄奇務神甘蒙奸術之名而弗辭非畀畀也畏事有不立也先生然余言歎之先生之司屬若干人服先生教既久頃之謂禎曰今大司徒缺久而不補即若補必吾芹山公也已而調工部孫先生爲大司徒諸司郎又謂禎曰今吾芹山公且告滿滿必有遷償先生之勞禎應之曰然夫官人者

第稽其資議人者則程其能誠令官人而肯采議人之口則安弗當焉又安有簽鳳之嗟軒鶴之喻也

贈東穀先生考績序

今南京戸部尚書東穀孫先生者前為南京工部尚書而攝兵部事其時會倭因發先生諸所振舉皆可明臣節翊國難余私為記之云始倭因來侵海上也衆不過數百人微聆耳海道以書白兵部先生得書輒大獵其時屬大暑而又暮夜先生立呼火草疏驛聞于　上當此時客皆謂先生疏大遽且須之以觀其定先生固不肯居頃之諸道書多至或一日十

數至上海言城陷太倉言城燬嘉定言城被攻甚殆賊衆見者至萬人其伏兵不知其數先生傳書令諸大夫徧覩之客前言先生疏大遼者乃皆造門下謝言先生識賊狀睹後事我等弗及也頃之有得賊諜者自云賊且欲窺江上不但已先生懼遂集諸守臣謀之有一人前曰苟必欲發兵固須請乃可耳先生目言者言者奉首退不敢復爭先生乃言曰夫春秋之義先發後聞謂倉卒之變生也獨柰何守膠柱之見而不顧急難乎於是自爲令分軍爲六道出屯戍要害處而各置一將領之而又爲之縣賞格申罰

科既已定乃尅日行宣言曰有來撓吾計者吾奏之不則與若俱伏矢石之下毋令誤國而徒自泯沒也其日兵遂出乃請糧于戶部戶部予之當兵出而行都市中卒皆練甲金戈光燭雲日父老觀者咸拊手歎嗟以爲老且死乃始此睹何其盛歟兵出可十日所而倭因皆同舟不來先生禦倭凡三疏其二疏事旣已斷乃後奏焉翰林王生曰夫從古以來負才之士非少矣然事每不立者坐有病四焉事埶奔迫利居其一害居其九算較分明而怯心生焉此病一也獨智之慮衆不及瞻而駭議隨之自信不固制于脣

吻而遂止此病二也太阿倒持授他其柄動發舉事未見福端先嬰禍首此病三也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而逡巡猶豫未有所決譬之臨道踟躕坐失千里此病四也斯四者固僨事之根蹶才之路也余嘗持是以驗天下之士百不失一而孫先生獨無一于斯四者此大計所由定大事所由成也在昔正德之季年嘉靖之初禩也傳有樂平喬先生者而又有儀封王先生者二先生相躡而為南京兵部尚書南中人至今稱之以為當其時江南保障東不在海北不在江在二先生之身焉由今孫先生觀之今與二先生出

同時當鼎足立仕同地當比翼奮皆所謂上應四七
下乘五百之運者也豈可數數見哉孫先生攝兵部
時南中人咸事籲禱願先生爲眞兵部已而改南京
戶部非其望矣南中人甚歎之孫先生自爲尚書益
三遷而滿三年當改臨行王生送之曰吾欲上書明
先生之縣乞改王授鉞以答下情懼人以我爲越俎
而阿私好也吾欲纂述前事寄勒石室而身在江表
懼人以我爲賣直而奪彤管之職也故私獨記之吾
且欲謁歸將持而藏之名山令後世有知者求焉先
生毋以我爲無益于公也貳工部者歐陽先生見余

記語人曰彼王氏記東穀先生事信魁然大矣然東穀前爲戶部而値財用屈也曾歳益巨萬之資以給之旣改南京工部又復省財至不可勝算凡此皆大政乃皆遺而不録何也王生聞之憨己自解曰夫合浦之珠網者詎有窮哉則吾有遺録焉固也

贈大司成見滄茅公奉　召北上序

夫見滄茅公爲南京大司成旣二年久矣乃者　上念之召之還於是南京縉紳大夫之徒咸儼然造茅公賀焉夫海鵬扶摶談者奇之鶴唳而上高空則觀者翹首彼其意非徒慕之也固亦有所爲也在昔戊

戊之歲茅公嘗以射策見　天子天子覽其策爲置第一其所條對累萬言大抵皆國家大計迨于今十有七歲矣豈其策槪于　主心言旣有驗而適乃召之邪且欲以備三公之列也夫董子對策論天人之際極矣一遷江都而竟莫之逐賈生言治安之要漢廷公卿皆不能及而宣室之後不復再見此二士者才非不雋言非不良乃所遭非其時也由今茅公觀之可謂五百而一會千年而再遇者矣方今　天子聖德光昭比之日月靡缺可補然青齊之郊水患不收河南南陽以南米一斛萬錢夫救菑恤危以撫

安元元此　主上所軫慮也茅公即往而謁　闕下
有如　天子使中貴人問茅公道所從來安所見聞
具上之茅公由前道往不得發曰臣典在義士斯固
未嘗理也夫蔽主之明而壅其澤匿民之殃而重其
困此人臣之大忌也昔茅公對策時指陳利害不知
有他何其具也豈今日顧畧之邪語曰美服人指美
珠人估言求之備也故余隨諸大夫後賀茅公禮既
成復此望之云茅公為人篤中而自信識大體口不
好辯而白黑分明常稱以為士人出而應世持體不
可不弘御物不可不厚聰明戒于太察嚴威戒于太

峻一一而聽之雖善學者必乖寸寸而較之雖善文者必差其在大學所養六館之士益數千人至衆也靡不頌茅先生之德者固其腹腸洞豁人皆見之乃相服也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蓋謂是乎茅公嘗與余游石城山中其時三月矣而桃尚未華茅公訝之而問故余謂艸木期雖至猶須日暴之乃發耳今四面連峯雲霧恒覆其上晛日最難桃欲華能乎故得日苟先梅常侵臘得日苟後桃乃失春斯未足訝也余嘗食橘而甘茅公指所食橘謂曰是物一渡江即變而爲枳矣余以爲物善變者非其性也若而松

栢在江南如是在江北亦如是有異狀乎茅公與余故同官翰林玆之日又同游南都茅公每過余未嘗不移日也其所論對汎引旁徵者至不可勝原然余獨記桃橘之事其他皆忘之則信乎華子之病忘也茅公且行而辭諸大夫諸大夫趣余言贈茅公初余往賀時業已有言望茅公矣更益之不能雖然有松栢之喩在夫是所以贈也

贈大中丞須野張公廵撫貴州序

今　天子念貴州在萬里之外其地險遠其俗半雜夷難治非得博大通方之士以使之則不可以往

有司上可者名有司以張公之名上　天子然之爲
下制諭張公張公得制其時爲南京通政郎以其事
問貴州人而貴州人游南京者甚少又以問客嘗游
貴州者而愈益少乃就翰林王子問焉謂翰林典在
史局按輿圖知其方考譜牒知其事宜令言之於是
王子受令而以爲愚者畢謀智者畢聽古之道也乃
爲之言曰夫貴州諸夷旣已受制稱臣比于內地久
矣忽而豪暴者興輒敢干紀者公知其故乎彼有所
恃也蓋其地多山而山又峭峻蜿蜒回互自爲城郭
山下激澗千尋環之如帶據之成池夷所居國必依

此爲固彼寬則稽首納貢効款之忠急則閉關拒敵不發一卒不射一矢雖有百萬之師翱翔而不敢近誠格于險也　高皇帝知其然諸夷旣降乃因其故俗官之于貴州置省屬邊內地之壯士實其中若曰夷安則與安夷動則與定也公今往撫其地但仰求　聖祖之指于二百歲之上而法其意于萬分之一則得矣夫以　聖祖之威兵甲之力其剪虜若草菅耳乃不滅斯種者非倦而不能舉也以爲西南夷至衆而斯種頗內屬將因爲扞蔽內省屯戍轉輸之勞而外禁侵軼之患故第以漢官命之不純用漢法

治之也問者東鉞大臣苟揚國威不諱前事如雲南沅江之患上以斷天家之重下以啟他夷之奸此有識之所謂舛也夫古號貴州爲鬼方者以其人譎詐變幻執之無從拘之不得有似于鬼故名之也謂御夷狄爲羈縻者以言拘之不拘攣猶之羈馬之首縻牛之鼻其意相類也然馬雖受羈不能不踶齧牛雖受縻不能不抵觸其性然矣願公察羈縻之義鑒鬼方之稱視如馬牛毋與鬼較而効儺者千慮之計僕聞法緣俗立順其俗即所以行其法威忌時作當其時乃可以明其威彼諸夷相噬自其恒俗方其狺狺

而爭之際兩不相下則竟必相層然畏死亡戀親戚
亦固有之適此之際公若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
馳入其境以示爭者剖判是非曉以禍福令各罷兵
彼之聽之將不俟詞之畢也僕竊覩大臣之體與小
臣異事小臣競一節持一行即得托名于賢者之林
大臣則問安社稷保封疆不耳公博大通方人也而
又奉　天子之命詔箕日夜孜孜思所以安之保之
者如飢求食寒求衣固甚具也僕言胡益于執事哉
顧獨念幕中一肉則推食無餘賞賜不饒則超距之
才不出兵患輕動動亦有期士患弗彊彊亦有道惟

公財察而熟慮之毋忽或語余曰張公故嘗使滇南道貴州矣誠諳其地形悉其政俗今而問非不知也聊爲之耳於是王子愧之曰吾失乎吾失乎吾乃今則燕人若矣昔有越人將渡河燕人從傍而指越人渡處比入舟又刺刺然語以槳柁之事甚具已而問之越人也燕人竄入岸葦中不敢出越人入葦引燕人出而謝曰吾善操舟而子言之誠過然爲吾謀則忠矣張公其以越人之視燕人者視我可也

贈大理少卿方厓趙公北上序

方厓趙公者盖與蒙溪張公同治大理之事爲僚焉

兩公者之治南中獄也其志寬而不急其法平而不頗今南中人戴兩公之德至望空祝拜卽欲一日而致三公夫所可博而求者官也不可幸而獲者名也故余每與兩公會則輒揖而賀焉誠謂其難矣然而趙公居大理旣七年不調張公自入官歷此且三十年亦不調余因是則喟然慨歎之以爲敎名者卑身之具亦崇身之物也才賢者築足之路亦罥足之縻也當是時南中有曰者劉生善言人祿命其諸淹速短長皆豫決卒之皆驗人皆信之劉生嘗爲余言大理丞趙公頃之當遷卿張公少須焉若竟兩公至則

皆嗚玉珮躡金閨抗跡百僚之上揖讓　人主之前
吁鑠哉盛乎居有頃趙公果遷而爲大理少卿如劉
生言由是觀之數有必至理有固然孰能違乎哉君
子聽之而已何則子聽令于父臣聽令于君人聽令
于天此理之固然者也宜淹者不能激而速應長者
不得割而短此數之必至者也總之皆命也故負才
賢者而不聽則失其所以負美聲名者而不聽則失
其所以美既余往賀趙公公乃並持是語語張公兩公
皆撫然大笑之然劉生以言趙公故其術益售士爭
要問命焉趙公瑰瑋有大畧而不務爲毫毛之益常

稱以爲君子病不得志旣得志癥不盡能其欲銳身以赴公家之急固素所盟誓也今趙公且搏搏上矣不啻食頃卽且佩中丞之印柄外制之權矣願趙公乘此盛時効能畢智視盟而行令澤施宇內功彰萬里之外謨烈輝光傳于千世此又非命之所能拘也趙公在南中以同年之故獨時時過余余恒引劉生言趙公必至大官建大業乃趙公顧退退不肯任則誠甚謙乎然亦過矣何也釋騄耳之乘卽不可以詣千里奪専諸之劍卽不能以刼匹夫非匹夫强而千里遠也亡據故也夫士欲建大業則安可不取大官

予從古以來有道之士思欲安內懷遠扶社稷尊宗廟者蓋以百數才智之士挾策抱奇胥時而堅嘗晏之烈附五伯之蹤者蓋以千數馳說之士志于藏三牙一堅白纍瓦結繩將以動人主之聽而伸其臆者蓋以萬數然往往坐命困不得致通顯獵大位卒泯焉罷之其能如其志者槩此三等各不及十之一二固知大官者乃策勳之利器致遠之上駟也趙公何遜而不肯任乎故余謂其過焉劉生談余命不立以爲竟擾擾無成徒早博白首耳不如去之山林快也居無何余且將歸矣而會趙公赴　漸命之北而與

張公等數十輩共送之語余其情諸公咸讓余信劉生言大篤嗟乎余故嘗擬楚詹尹漢司馬季主之論其語卒窈冥無事實以爲古人寓指耳而今乃眞信之矣又篤也

贈監察御史濯溪閻公還　朝序

夫御史者奉　天子之命以按視部中苟其持三尺簡百寮取所謂損下殃民者論而罷之卽所謂承用詔書聲名歸之矣御史閻公旣得　命按應天讀詔書歎曰噫嘻今有司鮮有不損下殃民者也卽有之亦百一之獲耳今其旣損旣殃而必繩之法是法

徒寡其憤無捄于傷也有司讐民吾讐有司是上下遞相讐無已時也何益夫療病者貴治其原不在巫祝安民者貴防其蠹不在威刑於是乃行而詣部中部中有司或其度不能免者闔閭公來輒先期解印去矣及閭公至顧且不問有司乃先問百姓便益與之圖於是六郡各條便宜事上之閭公閭公則因六郡俗制六令大之而 朝覲之儀祭祀之費細之而供億之繁燕會之節靡不犁然著井然分焉令既具乃卒爲著犯令之科甚嚴乃先下太平令試行之便不當此之時有任公者守太平奉令如閭公指行之

三月凡省費若干金果便而有驗於是閻公乃下寧國令次下池州令次下安慶令次下徽州令次下應天令御史行臺在太平城中故令下以遠近爲序久之諸郡咸報便上省金數而六郡之氓遂皆安枕田廬亡有狗吠驚擾之患矣閻公出行部所至父老拜伏遮道頌功德車不得進至中道宿焉鄙人閻公之故交也閻公遺鄙人六郡令鄙人觀之旣遂乃報閻公書且賀之曰今江南號稱沃土百物之所出有司得江南猶之甘醴之猩銜魚之獺未有弗饜者也江南困于有司猶之對披其枝體朘其膚未有弗病者

也夫人情病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將恐有不逞之徒緣間而起爲　國家憂僕竊私念之今公所制便宜六令嚴如峻防密如結絲侵之不能過觸之不能亂有司欲殃民得乎有司不爲殃則民安民安則冠賊熄冠賊熄則惠化溥洽上下怙愉有司不及皐臺史不見威如此則至治之風光于一時儕于後世眞所謂捄時之勞臣識體之通儒也即今有殊絕賞遇加于公身公不爲益然可以顯茂異而厲具臣顧廟堂之議非遂人所得豫聊爲公明所當耳聞公往嘗按河西河西之宿蠹大猾皆以正法伏辜莫有逋者

厥稜甚著視今按應天其體大槩相類而措置不同昔倉公挾醫而行游四方術隨地輒變顯名于天下閭公亦云閭公按應天旣一年得代將還報　天子鄙人繫官自下不得身與別以書送之曰客由北方來者皆言燕趙之郊多餓人市或撤肆青齊以南人相捕而食焉至語梁宋益若矣伏尸枕藉行人皆掩泣過矣若此者誠可懼也僕也思西域之異香返伏尸瑰然而道遠不可致思辟穀之術將以救餓人濟侵歲而海上之神人不來第塊然坐而歎之幸今値有公顧公不能化百身以救萬溺唯得以尺牘陳困

厄之狀公今往而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矣唯圖所得爲者可也聞公才廣而氣直志高而節堅其平生慕汲長孺袁盎之爲人也以爲苟利社稷違忤其他一時縉紳大夫之徒皆稱之號爲千尋劍閣以閣公蜀人也即取蜀物比況之耳語曰大國多良材大海出明珠信然乎信然乎

贈南京太宰儼山周公序

儼山周公者吉水人也吉水當宋樂正統之間故多犖犖顯名之士至于今旣百餘歲矣乃始有周公出焉賢者之生不數其難如此周公方爲都御史守南

臺也其時關中王生守翰林亦在南中南中諸曹率
皆務簡而力逸得相從論議故余每睹周公之論則
輒歛袵歎息以爲難能非諛之也今 天子加意治
理驅策任事之臣可謂至篤然而品物未盡遂風俗
未盡醇者則咎在有司矣周公曰不然夫有司遂物
猶有令之遂者有司變俗猶有令之變者彼夫蚌胎
視月月滿則充磁石引鍼鍼赴如拈此可以觀已中
原之盜既平也南中諸臣咸共相賀以爲無事而周
公獨於邑以爲歲有水旱吾既不能必歲有司有良
惡吾又不能必有司斯兩者盜之所由生也則惡得

無憂此老成之遠圖國士之極慮非沾沾之智所能
窺也周公論事常依大體忼慨其諸米鹽細碎曲計
小數卽可以見長取譽周公輒棄而弗舉焉余觀從
古以來苟稱願治之朝則何嘗不論才其才者亦盡
奮然往往坐掣頓不前何故哉豈才者之咎邪周公
曰均之有過才者過半論才者過亦半周公尼與余
所論說甚纍纍不可勝記然大要在明大體薦才賢
遂萬物變風俗數者而已旣余守在翰林典記述之
事有臣若此缺而不錄則余之辠也夫於是次序所
聞著于篇藏之中笥埃上石室焉周公狀貌甚臞若

不勝衣然其中屹屹如泰山莫可搖奪胸空洞若鑑矣賢不肖較然從外視之則幽幽默默爲一槩之觀而靡有別異也余既次其言乃弁著其人云居頃之周公擢爲南京吏部尚書南中士皆頌曰即安得周公爲眞吏部乎夫謂眞吏部者謂北吏部也南吏部第操空印不得有昻抑進退有似于假故頌者欲其眞耳周公前守臺中與周公爲僚者曰沱村史公聞頌者語爲之歎曰難矣哉今之吏部乎於是王生謂曰夫君子所謂難者豈謂其官難哉謂其時難耳夫江河之趨鬼神不能反時世之遷聖人不能拘故按

調而移柱者善曲者也酌俗而制事者善世者也車轂行千里而不滯其軸自若也聖人應萬變而不窮其道固在也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若其智不足以權變道不能以綱維徙持一節往卽行之上世且弗達矧今之際乎周公以治易起家明于從時之義聖人之德則何憂吏部難爲周公自起家凡幾轉而積至今官咸有功德可紀述士人稱者甚衆然皆莫若史公詳卒之余別有論撰茲不具而悉矣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五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六

左輔王維楨著　館甥渭上南師仲編

序一十一首

序

壽封監察御史東村張公序

東村翁者侍御雙溪先生翁也雙溪按關中兩見春暉恒咨咨念翁弗置洎代歸關中能文之士咸敲諸歌咏佐以壽翁於是有頌德者有賦節者有述榮者有紀樂者有寫康者有稱後者有擬類者有借祝者

其頌德者曰星耀玉良海渺衡岑允矣君子範我家
邦賦節者曰組可斷腰不可折胡不歸去來二頃足
田五斗非傑述榮者曰煌煌豸錦日中有燿燁燁鸞
章　天子有詔何以詔之爾于克肖紀樂者曰風軒
水榭月館雲亭花開酒進興至琴横拓三蹊而命侶
遂萬物而同情寫康者曰顏赤赤髮玄玄形钁钁復
翩翩駕黃鵠遊碧天稱後者曰子如鸞發孫如蘭茁
國之居珍匪徒大其閥擬類者曰解組潛乎逵生周
乎鹿門乎浮丘乎其翁之儔乎借祝者曰鶴之集于
彼岩嶤鶴之飛摶彼扶搖鶴之來千歲一朝鶴之侶

安期王喬雙溪之道華州也以其言言王生王生曰嗟備矣夫入言者言翁翁自爲壽也予有四言者言君君所以壽翁也雙溪瞿然曰四者何也撰南山之頌邪侈東海之詠邪歌瑶池之桃邪賦漆園之椿邪王生曰南山崇虛東海飾詭瑶池述怪漆園肆誕予將稽諸理焉竊聞之君子之孝其親也在朝則對節在使則對勳百年對德百世對名夫節以植紀勳以經世德以淑躬名以彰先盛大之極也親之心有弗樂者與樂矣有弗安者與安矣有弗久者與尼雙溪之履四者具焉故曰克壽翁也翁今年五十有八厥

配封孺人少翁一年雙溪君歸也春酒既必合燕稱觴歌舞在庭亂以八言恢乎天壤曠乎今昔其有幾哉其有幾哉

壽劉大夫父母並躋七十序

劉大夫者燕趙間人也仕于華爲才大夫大夫能詩其詩傳者千里燕山樓外晴幾年萊綵學中披又曰目斷雲爲舍心凝鶴是翁史王子聞之曰嗟大夫戀親哉孝哉蓋自是知父母俱存云他日見大夫而問父母年曰七十偕問行曰不肖不佞父早孤色事祖母既老罔攸懈克懿内相維德之行我母有焉問亂

曰不肖伯魏仲舉人鮮叔大學生爲三子有六孫孫稱曾者一尚未艾也王子曰嗟吾聞劉氏詳而得觀道者三焉三者何夫腴土豐穀廣淵長鮪今以其年七十也蓋並生于成化間邪是在淳厖之際矣可以觀世易稱視履書載祥善言天人之會也乃劉協孝而齊者非栽者培之與可以觀感昔王氏以二郎昌閥竇翁以五桂起譽夫其樂何如也兹英冑騈興前輝後燿爲無憂者非邪是故志暢者神適精凝者形固可以觀養故曰吾聞劉氏詳而得觀道者三焉旣而大夫例當 朝詣王子而告曰吾幸矣入覲于

王歸道于鄉爰登我堂以趨以蹌有詞侑觴惟吾子之章其毋誚於是王子者爲歌三疊以介二人壽爲瀛海之歌曰瀛之水兮浩瀰瀰仙人下兮光陸離駕黃鵠兮赤虬導翠羽兮朱旗貝闕兮瓊閣瑶艸兮金芝千年逝兮一日坐扶桑兮猶東爲太行之歌曰有巍者山廓而寥兮鳥飛不度言游崇霄兮蜿蜒盤礴屹不可攀兮君子有屋勢相朝兮吸露餐霞匹王喬兮爲叢桂之歌曰有桂有桂兮當戶君子有酒兮胡不曰歌以舞爛品英兮成三秀虬枝兮惟五薦芳兮宜風含光兮戴雨醉臥兮樹間夢恍惚兮月宇歌巳

大夫曰旨哉渢渢乎可以壽矣夫歌瀛海者大也言乎福非詩謂川之方至者與大行者高也言乎年非詩謂南山之壽者與叢桂者昌也言乎徧非詩謂松栢之茂者與乎其歌色沾沾喜三四謝王子囅然曰大夫詩人哉達比興之義矣

壽少宰龍湖張公六十序

龍湖張公者始爲學士時　上嘗欲伐南越使之往諭還乃進少宰今攝學士爲詞林宗云初越以亂告也　上念勞師萬里之外而爭不用之土亡利不若曉而効命　詔選才干往乃以屬公行未至越服設

時越驁不服公至今必服有方略也自　上御宇二十有六載余竊睹天下之勢觀乎儀文章度之列以及縉紳甿庶之間彬彬焉熙熙焉可以稱治安矣乃張公顧獨前慮先憂以爲華須臻實治無幸有餘甚歎伏之曰大哉所聞乃張公爲予言當此之時方內順軌英俊充塗爲社稷計者非少可以云治然强胡寇邊數無寧歲莫或痛之一創夫胡與越殊制越告而能伏胡不武折不北也然兵以食健食以農供兵不休而食竭則農困夫民非皆知道守義命者也困而待盡者人情乎故厲法以脩武孰與聚糧而嚴其

腹募卒以戍邊孰與裕衆而固其本故幾有伏智者
賭之務有時謀者秉之斯安可久治可長保也乃公
又究本以爲國非士弗治所貴于士者秉道而植志
秉公而輟私大者大圖之次亦不墮所司若由斯路
此有恃之國萬年之期也夫人目周堂戶之中而聰
徹垣堵之外斯已優矣况乎燭未有逆來將若張公
所謂豈非鮮哉夫載重實絶廣洋非長艦巨檝甚諳
風波之師無幸也故任重視力謀鉅視養張公博習
厚蓄洞徹今昔之故負不可涯之氣第未當軸居中
耳欸有　詔公入相公入相獲施之矣措今萬方寧

四民惟士脩道官樂職宜務秩若所稱述況故而望之者衆矣余觀天之祐人國也必生賢者以翊佐之其賢者必壽必康蓋壽則久久則練世康則寧寧則慮精桃李之華不踰時苑囿之觀也梗柟長于深山歷千歲而始材廟堂所需也張公固必享遐福哉會有公門人何君龍十許人者來訊言壽公公今年六十壽宜云何余具常所論襲者酬之予久從公後識其舜襲之非諛也

壽方田李翁八十序

方田李翁者臨安人也其子稱晴山君者爲黃門給

事黃門君居京師翁在其鄉相絕逾萬里黃門君念之蓊蓊涓涓有不能奮飛之思焉其言曰我何以官爲哉吾翁年八十老矣語云曉露易晞冬曦易下即吾翁能百年由今相距至之無幾何所可須而補者名也不可待而續者年也脫吾上謁得如請歸也造吾翁膝進一卮吾快之若越鳥呼林代馬嘶風焉我何以官爲哉會有時忌不得輒言歸憂在其色方田翁聞貽書誡曰郎今念吾越在萬里而不得壽吾亦謂侍几席者情相屬違萬里者神相絕乎夫父子也者同氣而異息一體而兩分者也析之不斷遂之

不聞天下有茯苓上有兎絲二物不相連然觀兎絲者以爲茯苓其本也鐵石異質而磁石引鐵針與月遡而盈虧應月何者精通氣孚而勢弗能格也今吾庶幾郎者在恢志意對動肅以輔翊　人主固神所注情所鍾也能之而神悦情暢矣不能則神困情悒矣由此言之几席非屬萬里非違也且吾旣遲暮方今　國家有事邊隅壯士皆赴行間冒矢石而吾不任戈有財者皆輸貲助費而吾道里逴遠不能負囊槖給半菽之食郎苟出一策慱一効吾神誠悦吾情誠暢也安用念之學女兒欷歔思歸寧哉黄門君以

其言當罷歸計第西南望再頓首申所爲壽者始黃門君在翰林與余善余亦重君抱奇沈篤非世俗之儒一日君持翁書示余且道平生余甚賢之賀曰是父是子因遂悉翁爲人云翁居里閈不爲苟同不爲特異里中父老約爲經會經會者講演佛偈集衆來聽以化導善俗也翁從之至約入公府白事則不往曰官家自有法禁何用下干上家畜稍贏即以振宗黨之急至盡乃已人問之曰甚愛大費多藏厚亡翁益習用老氏之宗指焉凡世所謂華艷靡曼之好翁悉禁弗重以故既八十而筋力彊固形神益溢也方

士言服砂辟穀可能鍊形益算皆僞妄術而翁殊好之配孺人葉少翁一歲今七十有九聞其彊與翁等豈翁得眞術而與共服之耶審爾則赤松同舉並昇之事或有之矣然今翁嫗所以壽者誠不坐此也

壽大宗伯毅齋先生孫公七十序

毅齋先生事　今上益三十年所矣逮晩節　上眷之篤擢爲禮部尚書兼掌詹事一身至領兩省爲最異數也居無何有以言侵先生者先生力疏歸松江歸一年　上念之召之還復領舊銜掌詹事其年爲庚戌先生壽七十歲矣傳曰七十杖于國言老臣在

廷神氣就衰不用常儀煩苦之也先生既七十而筋力愈益勁有事　宮廟竟無惰容强年者顧或弗如國有老成若此豈非幸哉夫聰明術智盛年茂才以辦事易也以終事難也以承君之令易也以寄君之重難也而老成人者其敦朴若愚其退默若懦人君欲托重而求竟所事非斯人莫與也　天子覽察群臣既久而明在廷大臣凡年踰七十者皆固留不許歸於是黃髮之老間列朝省謀國任重爲萬年計此聖智高遠弗可及也初先生承　上眷時縉紳之士咸爲震懼乃先生不色矜一如固有比言者至先生

第曰我固當歸鑠金銷骨不自明也老嚴之論主在定神齊物可以長生乃吾今信之矣先生少負文采每一撰出輒動京師今老矣至操觚揮霍不減曩時讀其詞猶尚振振燁燁千人可廢也世獨曰孫先生老成人耳淺乎睹矣　上好文最甚大臣在左右者往往責以文詞若先生者令得登進而近左右其文詞百當　上意何疑哉語云福至不期喜來有因固且娛之先生醇德真氣薰灼詞垣自宗伯徐公而下凡若干人咸相率造先生庭再拜壽先生莫有後者可以卜人情矣予受簡屬詞詞曰昔漢高任周勃謂

其厚重顧獨少文爾今先生厚重似勃而文復郁然上竟用之掌詹事不以他代有意哉矧年七十而健于此其中天必監之人不可測也

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兩洲王公七十序

兩洲王公者安福人也爲南京吏部尚書且二年一日忽歎曰吾年六十餘而猶此車轍也日月不相貸而役役弗休如知止何哉吾將歸吾將歸乃上書稱老乞骸骨不報頃之南京兵部尚書鈌復徙公爲兵部尚書南京兵部得參機務其權次出六書上報至公愀然曰吾形神夢寐皆山人也寧復視事哉爲書

且復奏會有　詔許公歸公於是以吏部尚書致仕
云夫　明興百九十年矣俗以漸流而靡法以數變
而弊　天子念老成重舊故具責之事而返其初意
甚篤也以故九卿大臣用請告謁者輒得罪坐謂規
避懷翔視之心乃公謁歸遂歸　人主不疑固其悃
愊章徹誠感于　君心非偶幸能獲也公歸三年而
爲嘉靖辛亥厥壽七十公弟大廓先生時以徵起復
爲都御史居內臺不得爲公壽數之會公中子拜南
京光祿寺署丞便道歸壽公先生將因署丞致其志
乃授簡于門人楨令詞楨執簡竚思者久之以爲先

生詞人之雄長也先生卽欲申兄弟骨肉情則宜自
文之顧又假他人手口哉乃玆以屬我而我叨史職
典紀述之事論廉夫貞士進退完毀之節與　聖帝
明主知人善使之故意先生欲序其大者以傳永久
是乃所爲壽也於是序曰往公貳吏部余益親睹其
行事云賓客詣門門者亟通延之入與坐甚恭或用
私請第應曰其以白太宰言私者不更來竟吏部不
聞其陰庇一士陰入一物也公儀狀魁桀峨班行方
爲太僕少卿時　上常視朝顧而見公貌奇之私問
之則王少卿也已又得其前典選司有名錄是重少

卿寖引寖拔遂歷嵬峻縉紳之屬咸稱之曰 天子
知人其爲上下所予如此昔人謂得時則駕御風而
行公盍是乎今歸而臥安福山中猶之抱完璧收遺
劒既獻而復還已試而弗缺頃歲以來此一靚耳矧
又其壽云云也按王氏俱出姬姓其後世分散四方
不可系尋惟在安福者獨盛以治春秋起家冠冕佩
王奕代不絕公兄弟今最顯者楨壽公既具乃復標
幟家世竊亦有遂逢共本之私矣

壽大司馬督府太華何公序

薊州故不置督府薊州督府之建則自今太華何公

始焉何公蓋嘗有名于嘉靖之初以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虜酋不敢窺大同已而廢歸居關中然何公才高頗自負以爲脫國有兵事且更復問我我臥未安也客從關東來言東鄙輯寧烽燧不燔何公卽喜或有警輒愀然動容若將持重畀己也居十九年而爲嘉靖庚戌虜酋擁衆從薊州界入殺掠數萬人而去烽火徹于郊關　天子蓋憂之甚　詔薊州置督府公卿大臣謹擇可者以聞於是大宗伯徐公果乃言何公已何公徵至　天子信宗伯言陞何公右副都御史尋進兵部右侍郎以薊州兵屬焉或言今何公

守薊虜酋必不侵薊則西寇紫荊東犯遼陽必有之莫如取三鎮悉屬之何公則東西三千里俱安枕無事矣於是何公奉　詔領三鎮初何公之徵入也縉紳之徒故聞何公名咸造門下請謁座客常滿客問計何公頗道之客見者輒自以爲不及也何公廢時年尚壯盛今其鬚斑斑變矣客曰天祚　國家厚令何公駐顏可也何公既詣鎮薊州巡撫都御史吳君兵備副使王君皆輒以事白大縣言什伍虛耗塞垣不守也何公太息焉乃遂奏募兵築邊及分區列戍數事　上皆允之於是東接山海西連宣大亭障星

羅旗千林立肅肅乎稱金城矣是時辛亥春也及夏而諸鎮防秋之兵四面踵至悉聽何公計何公則論較要害部署兵將所宜計定下令曰不如令者付之法其遼陽紫荆兩鎮遠各以檄告設備虜酋往來塞垣下徘徊瞻顧不敢入既秋八月虜酋度計困乃遣使上書乞脩貢職比三衛　天子不許許金幣市馬且示羈縻因以見我之廣大富厚焉是時屬有收禾稼登場馬不藉野長老頌德童豎歌謠皆以爲得何公晚令昔年虜入而罹禍慘也於是吳君王君相與謀曰在昔有周有奏凱飲至之禮彼尚謂功成振旅

也令何公在鎮不動衆不血刃而境內晏然如堵于
古人且難焉其涓日 持觴壽之宜即為約書移兩鎮
兩鎮報書如指兩君因間白何公何公曰未也往虜
之入也云三衛有導者夫三衛者薊州之藩蔽虜東
道之咽喉也誠與虜通謂之近憂急之則自撤其防
寬之則長姦滋患柰何會有請征三衛者何公列狀
具陳其不可即 其辠不赦第擒其導者示警足矣頃
之何公果得其導者二人俘于 朝 天子嘉其捷
疾言効乃進秩廕子寵光光大也兩君因再白欲壽
何公曰待之卒不離次將未釋戈也即觴之樂乎乃

奏兵近者歸伍遠者歸鎮各與犒乃遣比十月督府甚閒暇兩君率諸從事部下者持觴觴何公何公曰諸君幸今日樂乎故前為壽也吾且有萬年之憂四焉夫三衛本狼子以人畜之終難一邊人降虜者多則我衆減彼衆增二募兵實邊非攻戰之資三遠道徵卒疲于奔命蔑吞虜之氣四夫圖目前之急而遺久長之利非計也何公且觴且論至酒罷未已月餘王君以書抵史楨述其觴之日何公語楨乃歎曰夫人苟以就功名不慮其遺難于來者衆甚也乃何公獨念萬世計古有社稷臣至如公近之矣何公為人

精研有數大放計然之策家居身所致貲數十鉅萬一起而謀定疆埸若此人生退不免于寒餓進不能取尺寸之勳安可比丈夫哉楨何公之里中士也相知特深故云而吾又歎徐公知何公非尋常見哉

贈七十翁都督孫先生序

夫孫先生官至都督蓊貴重尊顯矣顧獨念其負才卓犖不得策勳于萬里之外書名于竹帛之間不出都城門竟老則余有慨噫之私焉孫都督餘姚人也父曰忠烈公忠烈公伏節而都督君以其故補錦衣千戶已乃中武舉第一累至今官夫孫氏世文學而

都督君用武興餘姚人言都督君自其爲士時即善馳騁彈射之技常引弓出野飛鳥走兔不敢過其前斯固天之所建非人能也都督君之季弟曰宗伯君者與余同年舉進士其年嘉靖乙未也其時都督君不忘舊學輒出所賦示余余心大奇之然未肯下也至睹其講兵畧論要害猶之泉涌桴答百詰不窮則誠竊謝避之焉語人曰令孫君得仗鉞柄薄韓白衛霍之業豈足道哉久之孫君但自府中遷不令出在外則論官者之拘也孫君呼鄭君爲姻家鄭君爲置酒在遊者甚衆酒半孫君挽六鈞弓與客較射更十

數耦矢連百發不少倦時孫君年已六十往矣其健若此彼其力不能挽彊材不能絶衆乃顧仗鉞登壇者何也庚戌秋虜酋大入爲患都督陸君乃言彊弩之利因表孫都督習弩事教弩踰年而學弩者數千人皆熟習成事遂上書稱老乞歸　天子不許於是孫都督仍復居府中夫騏驥伏櫪則千里之能隱矣鳳凰在笯則九仞之覽絶矣今孫君視此兩者奚異也故余觀孫君有慨噫之私者也今年辛亥孫君七十歲矣鄭君以余故遊其圃中又于孫氏至深謂余言壽孫君余謂曰聞之孫氏兄弟念其先大夫忠烈

公事自至其誕日則輒歔欷感動茲往恐不肯任鄭
君曰固也願乞一言往於是王氏乃言曰鄭君知劒
乎夫劒數試不缺必折匣之匣中則悲鳴然其精具
其光完時閃閃射于斗牛之間若孫君之才氣肝膽
令得與大敵遇誠不愛其軀孫君能保而至七十不
也孫君以不試故壽然非其志矣夫人生由童齓至
百年直須臾耳所弗朽者表豎也世有豪桀之才困
阨而不得伸含抑白首者何限哉余殊嘆孫君老乃
鄭君固壽之意各有主謂也

壽八十翁白泉先生序

崇禎童子時則睹記里中長老若葉宰郝翁交宰席翁司訓管翁其年皆八十先太公時七十三翁者與先太公游三翁過太公太公必爲置酒酒中各道平生展心曲未嘗不指天日以爲證也然司訓翁特達慨廓有容容之度故其年竟兩翁過焉接是以來物情大變右巧詐鄙長厚見勢思傾見利思奪陰行不軌而飾容誣善者不可勝數也於是早折急摧往往而見藥不能延方不效異蓋三十年若此矣乃今睹白泉先生年八十彼何嘗採藥好方如他所爲然其神灼灼其骨屹屹蓋信有先世之遺焉白泉先生者

司訓翁之季子也少時號爲管季子有才名乃竟不中科嗣其父官先翁以通家子與先生交先生官罷歸則時時張樂命觴與里中故人會極歡而醉乃先公不獲預會中先生未嘗不念之嘆之也先公嘗稱管先生外嚴內寬其爲人譬若驚飈迅電煒燁冥項之光霽則萬象不失里人以爲確言未嘗嫉人之有里中富貴家皆非胸中物務在信命樂生無苦于志而已若此八十年如一日也先生會中客若思軒閻公正菴張公南園劉公皆年七十餘以先生躋八十羨之要里中士就而觴先生其日累觴數百先生

拜伏酬酢不怠不亂人言彼司訓翁如斯之年未能若先生彊則先生年且當過司訓翁用理卜之也一日三公問楨曰若我等竟何如白泉先生壽楨應曰同之曰安識其同余嘗入華山谷中望巖際老松古栢蓋數十韋高者千尋大者十圍問之山人則乃處幽生邃樵斧不及以故率性任長隆隆庬庬也今而諸公居山林皆能自遂其天無傷于性故厥壽同永也嗟乎變詐者伐生之斧也枝害者滅性之波也陰詭者促歸之祟也嗜欲者𤓰命之火也凡我同黨愼戒哉愼戒哉

壽西澗先生胡公七十序

西澗先生者楚之承天人也從其子華州太守來游關中而余小子適以之留都便道歸華下得見先生于官邸則先生者蓋倜然有古豪士之風焉先生曰吾自發承天而北也則涉襄鄧歷商於徘徊乎紫芝之巖念四皓高舉不以世故滑其中何其大哉已乃踰秦坂陟蓮峯損巒于希夷之峽倚佇嘆慕者久之以爲時茍不我與則長臥其中足矣而況以保壽命之源也自余聞斯言則甚敬禮先生以先生非常人也太守君曰家大人蓋嘗爲士而竟乃棄之云爲士

時負才氣謂功名可指取已數不偶遂退而棲于野睹世之貴人煇赫顯盛翛然起翛然仆則太息曰我道固是也嗟乎若先生者豈非古豪士之遺哉夫崐爵重祿賢者欲遂其志之思也然福種而禍伏慶至而弔隨則君子有隱憂焉故或醉而獨醒寐而長吁因之泄越精神毗臧年數盭往往然也是非造物乘除特于貴人厚其所受而薄其所享亦貴人自促之耳卽如商之四皓華之希夷彼其視富貴等浮煙耳故世人莫究其年司命不制其筭也今先生追慕二道大而歎之毋亦自擬其似耶先生今年七十歲矣

往從先生使者言先生歷商嶺蛇徑盤紆過者十休而上九休而下至險艱矣先生跨馬登降疾于快翼矯健如此及登華山也躡級捫蘿乘危而不怖竟覽而始歸若斯之氣假令應時獲售策名巖廊之上驅馳萬里之途其勳烈可勝道哉故余嘗論國家取材之路宜廣舉業之外更設數科則賢者畢收今士有挾倜儻非常之才不閑于筆劄應對之技卒至含抑白首竄伏巖穴泯泯豚豚若胡先生類者豈少乎余甚悼之焉太守君聞以余言關當世之故人情之要請書居頃之太守之寮解子聲子侯子三人者來三

人一口稱太守奉其父母甚備母孺人長先生二年而健與之敵余乃曰今君曹所謂備者供養具也大守治華雖之民恬習不擾咸德太守賡令譽于關中盍什伯供養矣此謂顯揚其親壽之而不用詞樂之而不用觴者也三子曰雖然茲我等壽也固須觴而詞願徼一言往余謝謂曰前太守請書余言者即可云詞也

壽東園公七十序

東園公者姓徐氏中山武寧王之六世孫也中山王當　高皇帝義起時甚有功能天下既定乃勞功臣

令遂休逸之樂賜園一區在中山王賜第之東王拜
而受之至今六世孫東園公更新之因自號曰東園
意章　君德表先烈志弗忘云東園公又有園在第
西稱曰西園有劉宋時鳳凰臺居其中郎唐李太白
南遊金陵故嘗賦詩者也臺今存者少半耳園主因
遺墟施欄檻其上平鋪瓴甋可班坐傳觴客遊者則
拾級而登登之則南都諸勝轉顧咸收客未嘗不仰
歎　高皇帝開國之勞與中山王左右之勳也東園
公為人謙恭能下士好客即冗散卑官來東園公必
磬折迎之無敢傲愓失禮士以此多焉故南都縉紳

大夫之倫好游者恒叟優于東西兩園之間今日東園宴明日又西園宴或連十數日皆有宴凡竟宴而東園公皆執禮若初未嘗見困頓容也癸丑之春余嘗從東園公游因遂登鳳凰臺焉余感李白負絕世之才乃令流落江海之濵於邑吟嘯不得一見明主則惻然罷觴欲下焉東園公固止之左手持觴右手指視余曰日且暮矣花又欲謝矣獨奈何弗歡由是觀之東園公蓋察四時之序而悟生人之道固達者流也其秋淮北之盜發也羽書達于南都南都諸大夫咸晝地城守東園公日夜步中庭憂念之乃遣使

四馳悉詣諸大夫守虎持酒脯為犒從人已乃誡其姪嗣中山王之後稱為魏國公者曰盜必不敢涉江而南即若涉江而南願子無忘吾祖之烈吾家受國恩深重矣其忠悃如此假令東園公生為嫡長男嗣其爵得操節鉞而鎮京國即古衛霍田竇之業不足道矣乃厄而不得伸直以其才施于亭館臺池之細花竹水石之幽非其質矣余私竊嘅焉東園公足跡未嘗出都市然名聞天下頃年既老方士慕其名以郄老方見者蓋以百數東園公第陽浮好之實不用其術其言曰鶴頸固長鳧頸固短皆天所定也奈

之何用人力勝乎佛氏之徒獻輪廻說言善惡各如其報云東園公頗復稍稍聽之爲置孚誦偈以澆俗而覺迷心非果自依禪也東園公最所自信者唯在布恩厚施振孤恤匱進不能而憫不給以爲如是則庶幾哉稱積慶之源續命之縷矣他又何求焉今年甲寅東園公年七十歲矣南都諸大夫之倫故嘗從東園公游者咸以其誕日集東園公第而賀東園公東園公自叙其生于成化之代而長于弘德之間而老于嘉靖之世蓋身所歷者　三朝矣彼其治俗所更物情所尚蓋紛然不可考而原也東園公類能

道之諸大夫聽者即罔不脉脉動懷焉是日東園公爲諸大夫設宴宴中琴瑟歌管皆被以鹿鳴天保之章其諸浮艷新聲悉屏而弗舉彬彬乎東園公固近世之佳公子也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六